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八十八回 芸生為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計捐生

詩曰：自古尼僧不可交，淫盜之媒理久昭。  
詭托扶乩誑幼女，誰知偏遇小英豪。

且說芸生自打吃完了飯，煮過茶來，點上燈，就不見有人進來。天有二鼓，自己出去一看，原來西跨院門已然用鎖鎖了。芸生暗道：「這淫尼把我鎖在這裡，必沒安著好意。就是這樣的牆壁，如何當得住你公子爺！」將要縱身躍出牆去，忽見牆頭「刷」一個黑影，隨即躍上牆頭，再找蹤跡不見。

你道那尼姑，非是出去扶乩，他本與高保商量下的主意，是欲與焦家的姑娘成親。

皆因是玉姐兒是個孝女，老娘染病，尼姑早與高保定好這個主意，那時遇在機會上將他誑在廟中，強逼成了親，他們也就不能不給了。可巧這天寧氏老太太染病，尼姑得信，立時親身到了焦家，假說給老太太看病，說了些利害言語，非得扶乩求藥才行。「可惜少大爺沒在家，在家才行呢。」旁邊焦小姐問道：「怎麼得他在家裡才行？」尼姑說：「總得天交正子時，在淨室之中燒上香，設上壇，把神請下來，將藥方開好，方許點燈。這求方的人，得在那裡跪著。」玉姐說：「就這個事，怎麼單得我哥哥在家呢？」尼姑說：「自然，要是小姐去也可。我怕你膽小害怕。」玉姐說：「只要求著我老娘病好了，就是赴死去也不怕。懇求老師父慈悲，咱們是幾時扶乩求藥？」尼姑說：「姑娘果有這樣的膽量，那可就在今朝。」玉姐連連點頭，尼姑也沒在焦家吃飯，定下在廟內等他，就起身去了。回到廟中，與高家送信。少時姑娘到，他把姑娘安置在東院，陪著說了會子話，叫小尼姑預備晚飯。少時高相公到，他把高相公安置在北院。高相公家人走，他追出來，是讓從人往這裡帶銀子，沒趕上。可巧他遇見芸生大爺了，他把芸生大爺安置在西北跨院，先囑咐好了。預備完了晚飯，他算著先把高保安置樓上，再把小姐帶上樓去，他的大事已完，再找芸生大爺來。其實盡後院還有他兩個相好的呢，皆是綠林的好漢，一個叫作碧目神鷹施守志，一個叫鐵頭狸子苗錫麟，又是久已相好，又在他這裡住著。今日一見芸生，論品貌，固然比他們強到萬分，他打算白大爺是尋花問柳之人哪。

閒言少敘。到了天交二鼓，先見了高保，就問道：「你吃過飯了？」高保說：「吃過多時了。」又說：「這件事可是我的中人哪，沒有我可不行罷。事畢之時，是怎麼樣謝賞於我？」高保道：「我給你修廟。」尼姑說：「不行。」高保說：「給你白銀三千兩。」尼姑說：「銀子倒是小事，還可往我屋中走走。大概沒有得隴望蜀之心了罷？」

高保說：「妙師傅，我要忘了你，必不得善終。」尼姑一笑：「一句戲言，何故你起這麼重的誓。」回說道：「我不是喪良心，又把良心喪的人。」妙修說：「天已不早，我把你先送上樓去，可是不點燈。我冤那姑娘就說是請神，必要神仙走了，方許點燈。你就算是神仙，可不定是什麼神仙。我把你帶上樓去，趁著黑暗，我一躲避，你將他揪住，我就不管了。你可要緊記這個言語。事不宜遲，我同你前往。」二人說著，出了房門，打著燈籠，直奔西院。到了西花園，走入西樓，上了樓梯，將高保安放在樓的後炕上，尼姑告訴他：「你可別動。」自己提燈下樓。又到東院，見了小姐，問道：「可吃過飯了？」小姐回答：「吃過了。」尼僧說：「天已不早，你我去罷。」姑娘點頭，暗暗祝告神祇：「但願母親病體痊癒，再來廟中還願。」跟著到了西院，直奔樓來。離樓不遠，說：「到樓上，可就得將燈吹滅，上邊把壇俱都設好。」小姐答應。

將到樓下，忽聽上面「哎呀」一聲，「撲哧」，像是殺人的聲音。妙修說：「什麼？」姑娘嚇的金蓮倒退，戰兢兢的問道：「上面什麼聲音？」尼姑說：「別慌，你先在此等等，我去先看看去，多一半是神仙先到了罷。」小姐無法，只可點頭。尼姑入內，由護梯上樓，剩了五六層兒，不提防一宗物件衝著自己打來，意欲躲閃，焉得能夠，「碰」，「撲咚」，正撞在自己身上，「撲咚」，是摔倒。「咕嚕咕嚕」滾下樓來了，連燈籠撲滅。尼姑是一身的工夫，要除非是冷不防，斷不至於滾下樓來。自己一挺身，躍將起來，也就不敢上樓了，那個滅燈籠也就不要了。跑出樓來，那知道一找姑娘，是蹤跡不見，心中納悶：「這是怎麼個緣故？」將一發怔，耳後生風，「嗖」就是一刀。

尼姑總是大行家，聽得金刀劈風的聲音來，尼姑一閃身閃過，抹頭就跑，大聲喊叫說：「後頭人快來罷，有了仇家了！」芸生那裡肯放？尼姑一想自己主意錯了，本來是喜愛芸生相貌，誰知是引狼入室。隨跑隨喊，不多一時，從後面來了兩個賊，一個叫碧目神鷹施守志，一個叫鐵頭狸子苗錫麟。兩個人提著兩口利刀，躍將上來，讓過尼姑，就把芸生擋住。大爺一看這兩個人，一個穿黑掛皂，一個紫緞衣巾，俱都是細條身材；一個是面如鑲鐵黑中藍，一個是灰色臉膛；一個是粗眉大眼，一個是一雙眼睛綠盈盈的顏色，故此人稱叫作碧目神鷹。前文表過，二人俱與尼姑通好，就在這裡住著。正要打算上陝西朝天嶺，與金弓小二郎王欣玉是盟兄弟，忽聽前邊一陣亂嚷，兩個人亮刀出來，截住芸生大爺動手。三個人，兩口利刀，交手二〇多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這兩個賊焉能是芸生大爺的對手？大爺往下一個敗式，一回手，「拍」，就是一飛蝗石，正中苗錫麟的面門，抹頭就跑。淨剩一個人更不行了。大爺虛砍一刀，躍出圈外。施守志不知是計，抱刀就紮。白大爺一反手，「拍」，一塊飛蝗石正中額角，鮮血直躡，抹頭就跑。大爺後邊就追。

正要趕上，擺刀要刺，就聽見「嗖」的一聲，大爺見一點寒星直奔面門，往旁一閃，「鏗啷」一聲，那支金鏢落地。原來是尼姑趕奔前來交手。未到跟前，遇施守志、苗錫麟臉上帶傷，將他們讓將過去，回手掏出一支亮銀鏢來，對著白芸生就是一下。白芸生正要追趕二人，「嗖」，眼前來了暗器，往旁邊一閃身，那支銀鏢「噹啷啷」落地。尼姑說：「哎呀！好負義郎，咱們兩個人素不相識，把你讓將進來，待你酒飯，卻是一番的美意。誰教你管我廟中的閒事！靠著你有多大本事，來來來，咱們二人較量，勝得了我手中這個兵器，不枉你也張羅會子動手，也算可以。」往上一躍，擺刀就刺。芸生往旁邊一躲，拿自己刀往上一托，一斂腕，尼姑把刀往懷裡一抽，芸生使了個劈山式刀刺。

尼姑左手還有件兵器，其名叫輪，就是一個扁鋼圈子，裡外的有刃。在圈子裡頭手拿之處，又有一個小月牙護手。芸生刀到，尼姑用單輪要鎖芸生這口刀，芸生那裡肯叫他鎖住。芸生受過明人的指教，乃是白五爺親手所教，傾囊盡贈。家裡又是富家，習文的時節，書籍甚多；習武的時節，兵器甚多，除了大〇八般兵刃之外，還有些個意外的軍刃，有宗日月鳳凰輪，可是雙的。今天一見尼姑，使得是一柄左手的刀，右手的輪。人家兵刃一到，他先用左手的輪，或是往外一磕，或是把人家兵刃套上。要是大槍、梅花槍等套上了槍桿，順著槍桿往上一滑，他這一輪是裡外鋒芒的刀子，往上一滑，人家就得撒手扔槍，他的右手刀就跟上去了。若要把單刀套住，要想拿刀刺他的手，他這輪內有個小鐵月牙的護手，就有這個護手擋住，也是刺不著手，故此這宗兵刃極其得力。可巧遇見芸生，知道這兵刃招數。有句俗言：「單刀見輪莫要紮。」大爺與尼姑交手，總沒叫他得刀，也就在〇幾個回合，就不是白相公的對手了。尼姑終是個女流，到底力軟，霎時間，鼻窪鬢角熱汗直流，就知道難以取勝，意欲要走；復見芸生刺了一刀，抹頭就走。

尼姑方才要追，芸生一反手，「拍」，就是一飛蝗石。尼姑會打暗器，也會躲暗器，微一縮頭，石子蹭著頭皮過去。尼姑就跑，芸生就追。尼姑越過房去，芸生也就上房，到了後坡，見他在院中站著說：「這條命不要了！」芸生下房，「撲咚」墜落坑中。若要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